

我住的这个小区里,有那么一帮奶奶,说起来,还真是各有故事。

A奶奶,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“喂猫奶奶”,每天晚饭后,A奶奶就会拎一小袋剩饭剩菜,去楼下花坛边,喂一群流浪猫。“咪咪,吃饭啦!”成了孩子们最熟悉的呼唤声。A奶奶的子女都在国外,都是行业精英,最厉害的是她的外孙女,去年夏天回来,据说是考取了顶尖的哈佛大学研究生。

我每每遇见A奶奶,都会恭恭敬敬听她说话。B奶奶是海归,大半辈子在国外,退休了,和B爷爷叶落归根,回桑梓之地,安享晚年。两口子都是一副英伦派头,冬天,戴着软呢便帽,穿着笔挺的呢子大衣,风度极好。我每每看见他们,都会幻想,等我老了,可有这样的优雅?

可是,前一阵子下雪,B奶奶去楼下扔垃圾,垃圾桶边积雪湿滑,B奶奶一个不小心,一跤摔了下去,我刚好路过,吓了一跳。幸好,B奶奶没摔伤,只不过弄脏了呢大衣!小区里另一位奶奶,可没有这么幸运,去年冬天摔的,到现在走路都一瘸一瘸的。

C奶奶呢,我其实见得并不多,她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,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帮着子女带孩子,她是著名的教育专家,逢年过节回来陪陪老伴,遇见我们这些小辈的邻居,也总是笑容可掬地和我们拉家常,笑话他们家老爷子,顽固不化,不肯去国外带小洋鬼子,她只能国内国外两头跑。

还有D奶奶,孩子们见了,总犹犹豫豫不知道喊“奶奶好!”还是“阿姨好!”D奶奶退休好几年了,到现在,还是一头纯天然的漂亮黑发,盘着高高的发髻,一双眼睛明亮有神,笑起来,真是美目盼兮。最厉害的是,D奶奶是一个运动达人,时常自己开着一辆旧吉普,潇潇洒洒地去打

网球,那挥着球拍奔跑的样子,漂亮极了!

还有E奶奶,弹得一手好钢琴,我在电脑前坐累了,就闭目聆听,楼下那一阵阵悠扬的钢琴曲,再看窗外,晚霞满天,真心觉得夕阳真是无限好。

最可爱的是F奶奶,喜欢唱歌,喜欢跳舞,爱说爱笑,像个老顽童。万圣节那晚,还童心未泯,号召孩子们,挨家挨户到楼上楼下的奶奶们家里要糖吃,“不给糖,就捣蛋!”一整栋楼,都是孩子们和老人们的笑声。

可是,就是这么一群衣食无忧、岁月静好的奶奶们,也不是没有烦心事。

F奶奶最热心肠,知道我时常给报社写稿,就找我商量,说,“你看报社能不能报道一下,我们一下楼,外面就是几个大垃圾桶,还有楼西边新建的那个大垃圾坑,哪个笨蛋想起来的,建那么一个半豁子的垃圾坑,一天到晚,刮一阵风,臭死了!走路都得绕着走!你说这么多垃圾,怎么不学学人家国外,搞垃圾分类?我们家里分了类,一看,垃圾车来了,乱七八糟一铲子,都倒到一起了!这样下去怎么行?一天天这么多垃圾!又污染环境!又浪费资源!”

“是啊!是啊!”ABCDE几个奶奶们,难得凑到一块,也是各抒己见,建言献策,我听了真是惭愧!

2007年央视名嘴白岩松拍《岩松看日本》,之后,又出版了文字版本的《行走在爱与恨之间》,花了大量篇幅,谈《从垃圾处理看日本环境》,对日本先进的垃圾处理方法,可以说是介绍得非常详细,很可惜,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们的垃圾处理并没有多少改观!

如今看来,垃圾问题已经成了老少妇孺的心事了,这一家一户、一城一区的垃圾处理不好,我们的小区环境什么时候又能好起来?这悬在头顶的雾霾什么时候又能好起来?



插图/晓武

赠书,在今天看来,是没有必要的,但是在我年少的岁月里,它却是我窥探世界、眺望人生的一扇窗口。

那时,生活在乡下,家境贫困,是没有什么机会得到课外书的。我看到的第一本课外书,是父亲到安庆卖芝麻的时候带回来的一本《故事会》。故事精彩纷呈,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。我跑到家中翻箱倒柜地寻找——父亲是不是藏了一本,但哪里有呢?虽然我只是看了一本,但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篇《蔷薇花案件》,还记得那个机智勇敢的关涛。我不知道故事结果如何,心里就像猫抓般难受。我吵着闹着,让父亲买下一期,但是父亲始终没有帮助我完成这个愿望。我甚至动了念头,自己去安庆,但是因为胆怯,最后只能放弃了。

进了初中之后,镇上有书店,可以租书看,两毛钱一本。家里能供给我的只有吃饭钱,租书我是不敢奢望的,赠书就成了一种当然的选择。赠书是要有一定的腿功的。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,时间长了,眼睛发酸,两脚发麻,整个人都有些发木了。因此,在看书的过程中,你得不断地变换姿势,或站,或靠,或蹲,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后来,我干脆带一张牛皮纸垫着坐在书橱的旁边读书。

我读书的时候,对于新书很注意。塑封的新书我不打开读;能读的书不用手按,不翻卷页,不做折叠;拿到的书要按平整,再放回原处。遇到人多的时候,我就自觉地跑出去,等到人少的时候,我再折回来。虽然我知道老板在看着我,但是为了我那点薄如蝉翼的自尊,我假装着不知道,咬着牙捧着书,甚至躲到一个他的目光扫不到的角落里低着头看。

时间一长,心渐渐平静下来。知道老板并没有

往外赶我的意思,空闲的时候,我就抢着帮他给书上架,端茶,倒水,打扫卫生。有时,他有事情,我就主动提出来给他看店。他呢,也不反对,我就登堂入室,坐在他收银的桌子前,舒舒服服地看起来。

后来,或许他知道我是真的喜欢书,就让我把书直接带回家看。我因此看到了许多的书:《三侠五义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红日》、《暴风骤雨》,还有金庸、古龙、琼瑶和三毛。那一段日子里,我看的是昏天黑地,常常为书中的人物而茶饭不思,不看完了我是不会罢手的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在课堂上看琼瑶的《几度夕阳红》,被语文老师发现后收缴了。我当时多想把它从老师的手上抢回来啊,但是我不敢。那一堂课,老师教了什么,我一点都没有听进去。下课,我怎么也坐不住了,直接跑到了老师的办公室里,站在他的面前。老师问我干什么,我说书是借的,我要还给人家。老师看看我,竟没有说我胡闹,却笑着说,自己也喜欢这本书,如果我能对小说中的慕天写一段评价的文字并能打动他,他就把书还给我。我当时恨恨的,说写就写。回到家,什么事也不做,坐到桌子前,拿起笔洋洋洒洒就是一千多字。第二天,我把自己的文字交给了老师。下午的时候,老师把书还给了我,并说我的评价就是他心中所想的。我和老师观点一致,英雄所见略同,我得意地向同学们吹嘘。这话被同学传到了老师的耳朵里,我的心被拎了起来,听到同学们的话是:老师只是笑笑。现在想来,我那时真的幼稚。对其中的人物有多少理解呢?老师笑笑不说,其实是在保护我那可怜的自尊心啊。

考取了师范之后,读的书渐渐多起来,但是少年时代那段赠书的岁月却成了心底最美好的记忆。

奶奶们的心事

【家事直播】

□安妮

家事

回望赠书的时光

【往事如烟】

□章中林

【生活百味】

幸福我不知

□卜庆萍

下雪了,皑皑一片。早上起来,我忙着送孩子上学。街上路滑拥堵,气愤之余,给南方的朋友发了一个短信。一会儿,朋友回复了:“你们那里下雪了?你真幸福!”我愕然,这也叫幸福?

和暖的一个秋天,母亲从老家打电话过来,说要进城给我们送玉米。临近中午,年过六十的母亲背着一编织袋玉米,一摇一晃地爬上我住的四楼。老人喘着粗气进了房门,我赶忙接过母亲背上的袋子,不耐烦地说:“大老远的拿这么多干吗?城里也不缺这个。”我拿了一些送给对门的孙大妈。孙大妈感叹地说:“你有母亲疼爱,多幸福!”

邻家梨树穿墙而过,春风起时,花朵散落一地,我时常感到不愉快,干什么事也都没了心情。有朋友来我家,高兴得把这个景象拍摄下来。他说:“一棵树在两家安家落户,盛开的花朵彼此共享,这是何等喜事!”不想,到了硕果累累的秋天,邻家还给我送来了香甜可口的大黄梨呢。

门口来了个卖糖酥饼的,我常去买。我最爱吃糖酥饼,一买就是一大包。可是,接下来一连好几天,都不见卖糖酥饼的来这里。有人说,卖糖酥饼的身体不好,在家养病呢。糖酥饼酥酥脆脆、香香甜甜的,我真是想吃,可是,不巧赶上了阴雨天。我冒雨蹬车到外面去买,好不容易跑了好几里路,才把糖酥饼买回来。谁知,刚走到楼梯口,就洒落了一地,我气得直跺脚。妻子见我踉踉跄跄地回来了,心疼地说,以前门口就有卖糖酥饼的,不想下楼,打个电话过去,他就给送来了,真是好吃又方便。可是,平日里我们怎么就没感觉出好来呢。这样的小日子,是不是也叫幸福呢?

那天不慎摔伤了脚,在床上足足躺了三个月。刚能挪步,我就羡慕起别人来。健步如飞地走路,自由自在地爬楼,平心静气地打太极,鱼儿一样穿梭于篮球场上,多快乐啊!对我来说,能正常走路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我心里默默地想,我还能像他们一样吗?可我以前也是这样呀,怎么就没感到幸福呢!

一个微笑,一句暖心的话。一次包容,一个和暖的天气,都会让我们感到幸福。下雨的时候,有人送给我一把雨伞,我知道是幸福。委屈的时候,有人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,我也知道是幸福。可是,有些时候,我幸福着却浑然不觉,还狭隘地指责和抱怨,没有换个心态和姿势感受幸福。我被幸福包裹着,却还伤心着,幸福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!

【成长的烦恼】

做题

□杨卓逸(小学生)

一大早老爸和老妈都上班去了,而且“唠叨神父”(当然是我的老爹啦)还要加班,耶耶耶!

本来想约小慧和刘雪出去玩儿的,可是小慧今天得上奥数班,作文班、英语班和舞蹈班,舞蹈班又分成了民族舞班和拉丁舞班!而刘雪呢?三张试卷(语数英各一张)、四页练习题、听写二十分钟。

这年代大人怎么都这样呢?他们不知道“虐待”儿童是违法的吗?呜呜呜呜……

写完作业,老妈回来,连连夸我聪明能干。不过,老妈随后却又笑咪咪地说:“既然我的女儿这么聪明能干,能不能做一张试卷和两页练习题呢?”

哦不——又来了!

亲情、爱情、邻里情,别样生活方式,特别生活感受,浓浓人间烟火……请以800—1200字精致小文投至本版,谢绝长稿。邮箱:jwqp@163.com